

被遺忘的大學理念

策劃：北青社
執行：吳祖漢

林永崇

它曾經是大學生持以自負的精神
自古以來一直影響著校園文化
塑造不顧流俗的學生
而今，我們只能帶著撫會追昔的心情
去認識和感覺它的消散

專訪淡江大學教授龔鵬程

消費型大學的型態

龔教授曾撰「消費型大學」一文，論及今日大學體質及風尚之驟變，學生變得冷漠，現實而功利，龔氏以「消費」的觀念來解釋今日大學的結構，即知識買賣的關係：資方（學校）、雇用知識工人（教師）、生產知識（授課或著作），提供給買方（學生及社

會）。此觀念的說法業已構造出一個「消費型大學」的模式，其關鍵乃在於知識份子在知識追求態度上所產生的改變使然，龔氏特別強調環境變遷、教育普及、社會型態轉變，造成今日大學生只相當於從前初、高中生，再也不是社會上佔有絕對優勢的精英。

假若大學所代表的是超越世俗的價值創造和文化理想的堅持。那麼，他們本身便呈現了資本主義體制深化及大學知識體系墮落成勞工裝配廠和人力市場培訓處的結果。龔教授在談話中所提論點，另人驚疑者多矣，但筆者希望大家能認真地思考這些問題。

問：請您簡述一下大學是為什麼而存在？

答：大學生比較具有理想性，成立一個大學的主要目的是爲了知識上、學術上的須要。社會上須要一批高等知識份子，很多人都需要教育，當然受到教育的層次愈高愈好，所以須要很多人去讀大學，大學之中設立很多科系，它也不是爲了提供大學批判社會的能力，而是因應知識上的分化，所以大學本質上不是爲了批判社會而存在著，大學的本質是爲了學術、知識、教育人類提昇自我能力這方面而存在。

問：大學和社會應處於什麼樣的關係？

答：最好的關係就是——隔離。因爲我們需要一段時間、一個場所，讓我們能擺脫衣食的紛擾及負擔，有充分的思考怎樣透過教育達到一個訓練自我及更好的成長。整個人類知識能推到最高點，這才是大學最好的功能，大學不是議會，東漢以來大學生介入社會，那是不得已，都是現實的機緣上，遇到某個偶發事件，這群具有高等知識的人會感受到迫切的危機，所以他們才跨越出學校，但這是個變態而不是常態。也就是在這樣迫切的情況下，他出來登高一呼，做出特殊的行動，而這並不能當作是大學最基本的功能。

問：您對大學生批判行爲的看法。

答：大學生要進行社會批判基本上並不符合大學設立的本質，其次我們要談到今天的大學生是否有能力做社會批判，或者他需不需要做社會批判。

問：大學精神有何性質的改變？

答：大學正在變遷及改變，現代大學生不再是從前的北大學生了，而只是相當於那時的高中生而已，造成這種事實的原因：社會整體素質的提高，大學世俗化，你想想看，在台灣二千萬人口裏，光是就學人口就占了五百萬，也就是占了四分之一，這表示教育的普及，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政治民主化，使每個人有參政的權利，而且每個人都都擁有受教育的權利。

失去主導社會的能力

然而在五四運動時代，全國有百分之八、九十文盲，大學生是天之驕子，是社會的頂尖人物，不但開發自己的生命，也成長了人類的知識，還負高而重的社會責任及教育別人的責任，國父不是說：「喚起民衆。」（微笑）也就是說政治家往往不只是扮演政治的角色，還扮演的角色，從事政治活動本質是教育活動。現在大學生所處社會地位已沒有那樣高了，他根本失去了指導社會的能力，他本身是有待再教育，他們的知識不足以提供他判斷的能力。

問：大學生爲何失去對社會指導作用？

答：現在從事學生運動的人最討厭人家對他說：「你好好讀書。」事實他最需要的就是好好讀書，現代大學生應該明確了解自己的身分和角色。我們總不可能教一個相當

於以前的高中生或初中生從事社會改革批判吧！（他形容爲知識上的幼童，所以大學生有待教育及開發）。

問：大學生應該在校園裏抱持怎樣的態度？

答：應該謙卑地去接受教育，而不應該只憑粗糙的知識及朦朦朧朧的正義感帶領社會往前衝。

現在大學生反而需要引進社會上的知識來用，接受外力的支援，不論口號或經費都一樣。爲什麼會造成這種現象？因爲大學生無知嘛！他必定要跟人家屁股後面跑，也就是現在大學沒有能力和社會對抗，除非大學本身很強，其價值及突顯的風格能和社會相匹敵，才能標立另一個價值

大學生需要嘗試錯誤和學習



問：請問大學的本質是什麼？

答：大學本身具有隔離的作用，所以它才具有理想色彩，假如它沒有這個隔離作用，那麼它跟一般的行業社會生活太密切的話，則它的理想主義就沒有辦法出現，所以它多少有點距離，這是它第一個性格。

第二個性格是現在的大學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相當整合的作用，它等於在儲備下一波的管理人才，所以它和早期的學院也就是培養知識份子，知識階級的一種觀念不同。五四時代已經算是當代了。現在大學多少有隔離四、五年的作用，雖然有相當強的資本主義色彩，但它也保存了理想主義。所以現在大學有資本主義化，現實化和社會一樣。這是大學的功利主義化，不是大學生的功利主義化。我們現在看大學是功利主義和理想主義在妥協，在教盪，甚至於在反彈。

美國集功利主義大成

問：教育功利主義盛行是由美國的影響嗎？

答：不，這是整個世界都一樣，資本主義是由歐洲開始的，你只能說是由美國集大成，而不能說是由美國影響歷史的發展，因為美國也是歷史影響的結果。這是趨勢，你不能去阻撓它。你只能說怎樣讓理想主義在大學裏發揚多一點，讓大學生的生涯裏體驗到理想主義，你不能抗拒大學已是功利化的趨勢，除非你說這大學裏不培養任

何專業人才，只培養思想家，那不可能。

問：現在大學生多移植社會上的觀念進入校園，包括學運的模式，您認為這有妨礙大學的自主性嗎？

答：事實上這是一種趨勢，台灣的大學一直是政府去統合政治下的工具，換句話說大學或知識份子一直是執政黨政府所要統合的對象，所以控制一直是很強的，使的這社會裏頭的孤立性愈來愈高（孤立於這個現實政治），那麼最近這幾年來因為整個社會變遷的改變，多元化社會的形成，使得大學要求自主愈來愈高。從這幾年的學生運動裏，我們可以看出大學生在要求大學自主的一個試探作用，在這個情況之下，它本身是在嘗要錯誤，嘗試學習，要求和社會連接更多一點，這裏講的就和前面講的社會關聯分開來，是指和現實生活或政治生活多一點聯繫，而不是講資本主義。大學生作為一個大學個體，他希望和現實多一點了解，甚至去參與。

學生運動之所以要探出頭來就是因為他要求多一點自主性，也許在這過程當中他想要去了解，他怎麼才可以獲得自主性。至於他和社會保持聯繫這樣當然好，你不透過這樣方式，他永遠也不可能達到自主性，你要他在政府統合政治所控制之下，他本身沒有自主性，所以要他一下子有自主性，那是不可能的，他是以抗議者的姿態出現，必要經過幾年的摸索，對現實政治的了解。

大學呈現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培訓所？

問：學生和外面政黨接觸並且受其訓練或指導會影響大學生的自主性嗎？

答：不可能，我不擔心他參加了民進黨訓練就會完全相信民進黨，因民進黨他本身是個政黨，跟國民黨一樣是非常庸保的，他不可能完全被大學生所接受，韓國例子也一樣，他並不是被政黨所主導，基本上是主導政黨。如果政黨要透量政治力量來主導學生那是很辛苦的。因為大學生的流動性很高。所以他決對不會。

問：大學生應如何充實自己，使自己成為具大學特質的大學人？

答：我想大學生讀書當然是最重要，但光把教科書讀好並不就是讀書，所以志向不是做一個將來畢業以後可以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中成為一個稱職的工作而已，而是說怎樣使得將來進入社會後能成為個稱職的社會人，不管你是醫生、工程師、教授都一



樣，它人文色彩還是很重要，不是資本主義裏頭的工具而已。社會參與也是其中一部分，參與是替大學生在未來，做一個稱職的社會人的一個先期準備。但你必須有責任感，不能以社會參與做為成績差或做為要求特別待遇的藉口。

社改和校改同時並行

問：請問社會改革和校園改革誰應優先？

答：同時改革，你說台灣現在民主化程度怎樣，你不能說等到台灣全面民主化再來進行校園改革，事實上應是同步的。你看最近社會自力救濟是兩年前，但校園運動是三年了，顯然是在這之前，所以他並沒有等到社會都沒了再來改，所以校園改革是社會改革的一部分。有時候校園改革可以促進社會改革，台灣現在有這個先決條件，有各種不同的場地進行改革，社會已經能接受改革了，這在六十年代也曾有過論爭究竟要先進行校園改革，還是社會改革。結果還是回到校園改革開始，他們曾經透過選擇程序或參選競選，後來他們發現政治還是太現實、太黑暗、太醜陋了，所以他們還是回到校園，所以校園改革是摸索出來的經驗。

問：請問依你看學生運動發展到現在有沒有遇到瓶頸？

答：最大的瓶頸是大學的功利主義愈來愈強，而就業的壓力愈來愈明顯，這是客觀上的

一個困境。第二個困境就是大學裏的成員變化，所以改革的生涯頂端只有兩年；第一年你不懂，第二年開始有興趣，第三年大概能夠實際參與，而第四就要畢業沒辦法進行校園改革運動，所以真正參與改革生命只有兩年，變動率太高。第三瓶頸來自於外在客觀成熟度問題，你這樣改革是不是得到共鳴，會不會得到欣賞和贊美，十年前人家可能罵你大逆不道，十年後的今天卻不會，這就是整個社會的氣氛條件。

充斥官僚沒有教育家

問：現在頗盛行的通識教育，它應該擔負的角色為何？

答：根據我所看到的有關於這樣的討論，是認為通識教育精神當然是好的，不是特定專業訓練，而是大學生他應該具有的怎樣的人文素養，基本上毫無疑問地應該是值得肯定。但是實行到最後卻變成另外一種學分，營養學分或另外一種學分的來源而已。其次是師資問題，教書的人是不是有把通識教育的精神表達出來，還是說我就是教這些書，那毫無意義，所以精神上的培養是不是因為這個商榷而受阻。另外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教育者，學校行政者是不是有把大學當作教育來看，還是校長等行政人員當作是官來做，今天台灣的大學裏都有這些問題，學校裏充斥著很多

官僚，而沒有教育家。

問：你認為教學評鑑有沒有必要存在？

答：我贊成教學評鑑，承認評鑑制度的成立，甚至還有申訴制度，學生也可以申訴，所以教學評鑑應該制度化。今天之所以做不好的原因是由於沒有制度化。事實上絕對可以客觀評鑑出來，從教學內容，教學方式，準備的豐富程度，很多指標都可以設計出來，我在美國教書的時候，他們也這樣做，學期末就把問卷以不記名方式發給學生，再交給系辦公室，由系辦公室來統籌計算分數，這絕對可以。

問：如何從教學評鑑當中評斷一個老師的好或壞？

答：所謂不好是很不好才會採取行動，如果以平均作依據那就沒有問題了，必須以全系的師資平均分數作為老師好與不好的判斷，假如老師的分數低得不像話，那這老師絕對成問題，這得考慮到學生在進行評鑑時私人因素的干擾，這就可以中和掉，還是很差的話那當然系裏就會跟這個老師談，老師也可以答辯解釋。

外國學生會比我們更會求學嗎？不見得，我在外國教過書，外國學生主動，會挑剔，假如我們連國內不會挑剔的學生都怕，那我們怎麼跟外國比，那沒有理由。除非你說我們的學生會挑剔，沒有理性只有這個前提成立，因此你才能說我們不讓沒有理性的大學生作評鑑。